

哥倫比亞策展團體Museo Q 專訪 (Michael Andrés Forero Parra)

位於哥倫比亞波哥大的Museo Q 是個特殊的策展組織，該組織致力於活絡在地酷兒社群。自2015年成立以來，Museo Q已經策畫了許多關注當地LGBT歷史和酷兒觀點的展覽，這些都是主流機構時常忽略的主題。Museo Q並沒有實體建築和典藏庫，而從這個特點發展出的獨特策展方法使其更加與眾不同。值得探討的是，哥倫比亞文化當局將該機構視為一個正式的博物館。

在這次訪談中，我有幸採訪到Museo Q的共同創辦人Michael，我和他也是相識多年的朋友。我們深入討論了一個酷兒草根組織如何發展成為受官方承認的博物館，同時又能維持其作為酷兒組織輻轉的活力和動能。本次訪談於2022年八月透過Zoom進行，內容涵蓋各式主題，包含Museo Q創立緣由、哥倫比亞LGBT社群除罪化以及這個不斷移動遷徙的草根組織使用的獨特策展和組織策略。



《不要明知故問》(Lo que se ve no se pregunta), 2016

Museo Q創立緣由

游量凱(以下簡稱LK):我讀了你論述MuseoQ策展實踐的文章[1], 受到很多啟發。你們在這些實踐過程中達到的成果，正是許多重要公立博物館期待的目標。然而，公立博物館缺乏這些目標所需的機動性和思維方式。我也很欣賞你文章中有關結合博物館研究和酷兒理論的內容，想先請你談談Museo Q創立的過程，以及你們是如何在沒有實體機構建築的情況下受官方承認為正式博物館。

Michael Andrés Forero Parra (以下簡稱MP) :

其實在Museo Q成立之前，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第一是2007年到2009年之間，哥倫比亞各所大學紛紛組織學生運動。波哥大也出現一個由不同學校的學生組成的團體，他們舉辦派對聚會，並為各大學中LGBT學生提供安全的場所和交流的機會。後來他們也想要策劃一個有關哥倫比亞當地LGBT運動史的展覽。

1980年以前，同性戀在哥倫比亞一直是有罪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哥倫比亞最後一次將同性戀判為犯罪行為是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以或許進入二十世紀後，在1960年代以前，同性戀者並未因性向而受到刑罰(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十九世紀的殖民地法律將同性戀是為犯罪，而哥倫比亞仍承襲這樣的遺緒。)由此推論，哥倫比亞的LGBT運動歷史是在60和70年代，因除罪化運動而發展開來。

另一個時間點大約是在2011年，總統頒布一項紀念國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法律。哥倫比亞自從1950年代就爆發武裝衝突，這些衝突涉及各種武裝團體，包括游擊隊和國家軍隊。頒布這項法律的目的是在於揭露這些衝突事件，並對受難者、其家屬及倖存者致敬。這部法律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尤其關注性別正義，並試圖承認女性和LGBT社群受到這些武裝衝突的影響。雖然大家都知道，同性戀者在某些城市曾經是武裝襲擊和殺害的目標，但這項法律是哥倫比亞政府首次承認國家歷史中，曾經有過這段LGBT社群受害的過往。

該項法律在2011年頒布後，多所大學和政府機構開始對分享這些事件感興趣。依據同一部法律成立的政府機構「國家歷史記憶中心」也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出版多本有關武裝衝突的專書，其中一本更集中探討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受害經歷，這本專書認可了受害者的記憶和聲音，給予其極高的尊嚴。這些書籍的出版時間大約是在2014年至2017年之間。

我在英國拿到碩士學位，並於2011年底回到哥倫比亞後，有個運動團體找上我，希望能夠策畫一場和武裝衝突歷史有關的展覽。我們從2012年至2014年開始討論這個計畫，一開始我們只是想辦場展覽，後來愈討論規模愈大，後來就討論到建立一個LGBT博物館的可能性。在這兩年中，我們每兩週會在週六聚會見面，一邊吃披薩、喝葡萄酒，一邊進行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保存LGBT歷史的記憶成為我們強烈的動力。在這些對話中，我們逐漸產生一個共識：如果我們想要成立一所博物館，我們必須先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才能夠申請文化部補助和獎助計畫。所以我們就開始規劃並籌辦這個非營利組織。

在這些年的討論中，Museo Q就這樣誕生了。為組織命名為Museo Q的過程很有趣，我們當初想出大約十個不同的名字，有人建議用「Q」。「Q」這個音不管在英文或西班牙文聽起來都不錯。在西班牙文中，英文字母「Q」聽起來接近「cu」的發音，也是「身體」(cuerpo)和「問題」(cuestionar)的第一個音節，除了這兩個詞以外，「屁股」(culo)和「女性陰部」(cuca)的第一個音節也是發「Q」這個音。我們覺得這些連結和文字遊戲非常有趣，所以最後就決定使用Museo Q這個名字，除了象徵字母「Q」，也同時擁抱這些幽默的聯想。

我們成立了自己的非營利組織，同時也發展組織的第一個計畫，名為《不要明知故問》(Lo que se ve no se pregunta, 2016)。這個計畫對於我們被認定為博物館有很大的幫助。哥倫比亞文化部有個負責監管博物館的部門，但這個部門並不是文化部轄下的獨立部門，而是委託國家博物館運作。此外，這個部門監管哥倫比亞各個城市的博物館館舍。包含國家博物館在內的這些博物館，都獲得政府資助，並在哥倫比亞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所以這個部門開始編制哥倫比亞博物館、收藏館和博物館專業人員的名冊，也確立了組織團體要成為正式博物館的官方管道。而這個管道的重要性在於將這類組織團體認定為合法的非營利組織。這個部門還要求博物館出具現有或計畫入藏的藏品類型。有趣的是，實體空間並不是成立博物館的必要條件。

在仔細研究這個成立管道後，我們發現自己有資格申請。經過三年的展覽和活動規劃後，我們在2018年送出一份詳細的申請表。其中一項要求是，申請法定機構的單位必須要有一至兩年的整合期。因為我們在2015年九月就成立了這個非營利組織，所以符合這項要求，我們也提供佐證依據。大約兩個月後，我們就收到確認，根據該部門的說明，我們已經正式經認定為博物館。

LK: 成為一個沒有實體空間的博物館的過程聽起來真是令人振奮。這個故事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博物館的可能性。從非營利組織轉變成博物館的過程中，是否有實質上的變化，或有甚麼主要差異呢？比如說，會因此有資格申請到不同類型的補助嗎？

MP: 經認定為博物館有一定的優勢。在拉丁美洲，有些機構和基金會專門提供經官方認可的博物館提供資金和補助款。雖然我們之前曾申請過，但並未成功獲得補助。在哥倫比亞則有兩大機構專門提供補助款給文化機構和博物館，就是文化部和波哥大藝術學院。其他城市也有類似提供補助的藝術機構。由於我們的組織註冊在波哥大，所以越界去其他城市申請補助在道德情理上不太恰當。因此，我們主要是透過文化部和波哥大藝術學院這兩個機制申請計畫和展覽補助，他們有幾項補助計畫是專門開放博物館申請。

此外，我們既是博物館也是非營利組織，這種彈性讓我們有很多空間申請其他補助。雖然我們有時候能申請到補助，但也有落選的時候；然而，博物館和非營利組織的雙重身分讓我們得以同時申請兩種不同類型的補助，這也凸顯出作為博物館和非營利組織的區別。



《不要明知故問》(Lo que se ve no se pregunta), 2016

Mapping Queerly

酷異繪製

LK: 所以, 在 *Museo Q* 成為正式博物館之前, 你們從 2015 年就開始策畫活動和展覽。我對你們的展覽策略很感興趣, 尤其是在 2016 年和 2017 年之間的展覽。在閱讀你文章的時候, 我發現你談了很多參與式工具, 例如留言本、地圖和時間軸, 這些工具能讓參觀學生和民眾共同填補同性戀史的空缺。但諸如地圖和時間軸這樣的視覺化工具, 也被藝術史科系和博物館機構用來生產特定的權威知識。*Museo Q* 在展覽計畫中是如何以不同方式使用這些工具呢?

MP: 容我分享我們的第一檔展覽《不要明知故問》(*Don't Ask About What You Can Plainly See*)。這個展覽討論了同性戀者出櫃和深櫃的經歷。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 是因為我們在 2014 年和 2015 年開始進行第一個計畫時, 我們團隊的五名成員都有出櫃的經驗。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自然又貼近生活的主題。

為了舉辦這場展覽, 我們在波哥大的查比內羅區找到一棟古宅。查比內羅擁有豐富的歷史背景, 從 2000 年代以來已經成為吸引 LGBTQ+ 的聚集地。這裡有許多同志酒吧、桑拿浴場和酷兒派對所。從歷史上來看, 1980、90 年代的同志酒吧和派對所主要集中於市中心, 但由於波哥大的迅速發展, 查比內羅就成為一個熱鬧的 LGBTQ+ 活動集散地。

至於展覽場地, 我們在查比內羅區找到一幢房子。展覽舉辦在這棟房子的二樓, 目前這個空間已經改裝為一家設計選品店。這個空間裡面有三個房間, 我們便租了一個星期。在規劃展覽和選定主題時, 我們也想出一個有別於傳統博物館說明牌的導覽策略。我們提供觀眾紙筆, 邀請他

們對展出影像寫下自己的評析，分享自身經歷或提供回饋。這種互動方式能引發觀眾個人式的參與，並獲得許多不同的回應。如照片中所見，紙條上的說明文字都是由參觀民眾寫下的。

我們也在展覽期間和各個團體進行交流對談。展覽開幕恰逢10月11日國際出櫃日，並持續開放至十月底萬聖節。為了慶祝展覽舉情，我們舉辦了化妝工作坊和其他相關活動。我們還在展場中放置一本傳統日記簿。不過這並不是要觀眾寫下到此一遊的簽名本，我們另外提供說明指引，想請觀眾分享他們的出櫃故事，以及他們如何處理這樣的經歷。日記本的迴響相當美好，因為我們收到了來自同志母親或姊妹的留言，像是「我哥哥向我出櫃的時候，我的反應是如何如何」，有些是母親的留言：「我兒子向我坦白的時候，我做了這件事情」等諸如此類的留言。

在策畫這次展覽之前，我們在前一年就進行了團體討論，並各舉辦一場和五十五歲以上和二十五歲以下人士的對談。我們想蒐集不同世代的同志出櫃經歷，在會談中，他們也分享了同志酒吧的故事，以及資深人士年輕時對這座城市的觀察之於現下年輕世代的城市生活體驗。

我們將這些深入分享整理成一份地圖，並於展覽中展示。這份地圖指引觀眾標示出他們認為能安心做自己的舒適空間。我們提供了粉紅色貼紙讓觀眾標示出這些地方，他們也能使用粉筆與之互動。一開始，展示地圖是一片空白，到了展覽尾聲，觀眾開始在上面畫上小飛機、標示出道路甚至是其他城市的名稱。他們還開始加入他們自己的家和學校，表達出這是他們認為安全的所在。見證這種和地圖互動的方式非常有趣，我們在之後的展覽中也繼續使用地圖作為展覽中的互動道具。

我們的團隊由不同背景的夥伴組成，包含建築、藝術、人類學和文學。每個成員都能帶來獨特的觀點，這也是之所以我們的計劃經常使用不同策略。我們試圖從各個角度提出問題，並嘗試多方面的探索。



《閱讀花朵》(Leer las flores), 波哥大植物園, 2019

酷兒植物園的再想像

LK:我真的很喜歡你們設計展場的方式,既創造一個開放且引人入勝的環境,但又提供觀眾所需的引導。能夠取得平衡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如果完全不設限,那觀眾很快就會感到不知所措,也失去展覽應該提供的體驗。觀察不同展示空間如何影響整體展覽的氛圍,確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這也讓我想到你們的另一個計畫《閱讀花朵》(*Leer las flores*),我覺得這個計畫十分出色。您的文章也提到,這場展覽就是為了要吸引不同的觀眾,提供新穎的觀點,並和不同觀眾互動。

MP:是的,但其實這個計畫一開始有點奇怪。波哥大藝術學院在2018年透過文學系邀請我們。他們當時在植物園主辦了一個名為「文學野餐」的活動,希望能有個場次是以LGBT議題為主題。我們參觀了植物園,發現這裡缺乏對參觀者的引導。他們只有基本的導覽說明,提供玫瑰和棕櫚樹的位置,還有一些非常科學性的說明。

所以我們決定要改變作法，我們並沒有選擇傳統的展覽形式，而是製作一本小手冊。手冊涵蓋了植物學、哥倫比亞歷史和「皇家植物考察團」(Real Expedición Botánica)等主題，我們還介紹了植物的性行為，目的是提供一個不同的觀點，因為人們有時候會將同性戀和跨性別與不「自然」的東西畫上等號，所以我們的學習目標就是要展示自然，並說明自然界生物如何繁衍下一代，以挑戰人們對性向的誤解。我們便與植物學專家合作，為小手冊的內容蒐集平易近人卻又簡單的資訊。

在設計上，我們選擇了著色書的风格鼓勵觀眾互動，也用色彩和氣味的感官體驗來探討花朵和變裝皇后之間的關聯。小手冊是免費發放給參觀民眾，在最初的版本中，我們只提供了手冊，但因為植物園方也開始產生興趣，我們在調整一些內容後，重新製作了2019年版本。在新的版本中，我們加入了植物學家帶領的導覽活動，帶領觀眾參觀植物園和城市中的都會公園。



《閱讀花朵》(Leer las flores)，麥德林植物園，2019

行動中的Museo Q

LK:真是難以想像！你用策展方法介入植物園，不僅引進了性別多樣性的觀念，還超越了傳統科學性知識傳播的方式，重新想像了參觀民眾的體驗。你們的活動規劃真的是分享不完，但最後，我還想討論一件事，就是你們申請成為博物館或和其他文化機構的合作聽起來都很順利。但你們有沒有過覺得機構方態度有待加強的經驗呢？

MP:當其他機構和我們接洽時，我們會迅速評估對方來意，是否真的想要和我們一起發展些什麼，還是他們只想利用LGBT組織來表現包容性。例如說，去年有家銀行企業邀請我們為其客戶和員工進行有關LGBT權力的討論會。我們意識到他們的出發點很膚淺，所以就禮貌性地婉謝這個合作邀請。

對我們來說，和其他機構建立合作關係的關鍵是保持敏捷和謹慎，避免淪為他人「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工具。我們主要是和小型文化機構、博物館、藝術學院、植物園以及圖書館合作。這些單位比企業更能自我反思，也會真正展現對我們的興趣。

至於我們和文化機構合作的經驗，目前我們還沒有感到被利用或剝削。其實看到很多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和電影機構紛紛舉辦以LGBT為主題的展覽，我們也很受鼓勵和啟發。像是哥倫比亞國家博物館也擴大了其LGBT的收藏。我們的努力確實有助於促進博物館和文化機構之間的對話。

還有其他獨立的倡議組織，例如對變裝皇后和變裝國王的關注日益提高，有部分是受到RuPaul的影響；而在大學中甚至開設了有關藝術多樣性的課程。這些都在顯示，從我們創辦以來，文化景觀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雖然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滿多餘的，因為其他機構都在做很有意義的計畫，但我們也意識到將版圖擴張至波哥大以外的城市，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的目標是在小型城市中與不同的機構發展計畫，但因為我們位於首都，勢必也面臨移動及運輸上的挑戰。

還有一個重要的面向是，Museo Q每個人都是志工。組織不給薪，但這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這讓我們能夠全然地透過熱情和信念驅動自己發展計畫；另一方面，有學生或年輕一輩的工作者希望能和我們合作時，這也是另一種挑戰。雖然我們有規劃預算支付合作的藝術家和其他合作者，但我們無法雇用全職員工。我們目前正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希望能有一種長態經營式的方法繼續進行我們的計畫。有時候也會有人期待我們全職投入這個計畫，並提供豐富資源，但現實並非如此。在面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我們仍在尋找進步和改善的答案。

^[1] Michael Andrés Forero Parra (2020) Museo Q: Museology in Mo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72:3-4, 142-153